

瓦德西 拳乱笔记

[德] 瓦德西

外人 **眼** 中的
近代中国



上海书店出版社

瓦德西拳乱笔记

[德]瓦德西

王光祈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力勤
封面装帧 王 伟

瓦德西拳乱笔记

〔德〕瓦德西

王光祈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字数140千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22-434-3 / K · 114

定价: 13.00 元

出版说明

举世闻名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近百年来，有关这一事件的中外著述汗牛充栋，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瓦德西拳乱笔记》，则始终以其独特的价值受到世人重视。

瓦德西(Alfred Heinrich Karl Ludwig, Conut von Waldersee, 1832~1904)，德意志帝国军人，历任参谋总长、兵团长、陆军元帅等职。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政府相继批准了联合侵华政策，组成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统帅的侵华联军，自大沽口登陆，大举侵犯京津地区。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后，在联军统帅人选和进军时间等问题上争吵不休，陷于内讧。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激烈争夺，最终决定由德军元帅瓦德西接任联军总司令，并于8月4日增兵至二万余，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其时瓦德西尚在德国，他接受德皇威廉二世任命后，于8月20日(北京时间8月19日，下同)离开柏林东来，9月27日抵达天津，10月17日到北京正式上任。在此期间，北京已被东侵的八国联军攻陷，中外议和谈判也已逐步开始。瓦德西抵任后，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立即扩大侵略，分兵进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省，同时参与列强对华谈判，迄次年6

1982/10

月解任离华，取道日本返欧。《拳乱笔记》即其在这一段时期内的日记、笔记和往来文件之汇编，始自1900年8月7日受德皇电旨任命，迄于1901年11月回国后给威廉二世的报告。全书除随时记载联军侵华行动及个人活动、观感外，尚载有作者与德皇往来之函电、与八国公使、将帅对侵华政策的协调磋商，以及与清廷议和及大臣之谈判等重要记录。

以历史研究的眼光看，这部堪称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纪实作品的《拳乱笔记》，所蕴含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之所以成为本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就因为它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由此造成中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之《辛丑条约》的签订，密切相关。因此，在义和团运动是否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外史学界一直存在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从《拳乱笔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作者的自承：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德皇便“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并以此种政策之目的“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的诠释，揭示出这也是列强共同的对华政策。而在其来华抵任后，马上感受到就在侵华联军已拼凑起所谓“临时政府”的京津地区，中国人民依然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自河左岸，尤其是上游一带，则尚为拳队猖獗之地”（10月17日在北京之报告）。此后如小股联军遭受袭击、哨兵接连被杀以及被杀戮之义和团员“安然就死，无动于怀”的凛然气概，莫不令其震惊。为此，他不得不承认“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其后更在给威廉二世的奏折中明确指出，瓜出中国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而中国民众“在实

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通观全书,这些来自侵华现场的秘密报告,对于变“瓜分”为“保全”的《德英协定》的成立,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个最终得到列强承认的协定,正是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瓜分危机第三次缓解的标志。这样,《拳乱笔记》便从一个帝国主义侵华分子自供的角度,为义和团运动之历史作用的评估,提供了真实的说明。

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各自在华利益而产生的尖锐矛盾,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及整个议和期间,这些矛盾的激烈化和表面化,也一向为中外史家所关注。对此,《拳乱笔记》提供有大量翔实记载,如英国与沙俄在撤兵与议和问题上的争斗,日本与沙俄在争夺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法国对英国向两广地区扩张的嫉视,德国企图侵占烟台而独占山东与列强利益的冲突,以及美国趁机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的真实动机所在等,因瓦德西的特殊地位,均能在本书中得到集中、清晰,乃至是形象的展示。此外,该书对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以及残暴行为对联军官兵精神状态的影响等状况亦有一定程度的披述,并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凡此,都构成后人深化对这一历史事件认识的独特资料来源。

《拳乱笔记》还以一定的篇幅记载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世俗生活和民众精神状态的观察,如官绅与平民的服饰饮食、情趣嗜好、宗教信仰、敬祖观念、殡葬习俗,以及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中国戏剧印象和剧场氛围、庙宇建筑等等,虽然为数不多,但都有比较细致的描绘,并随时评述,得出“中国人民属于同一种族,……而一般群众身心既极健全”,“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等结论。由于作者区别于先期来华之传教士、投机商或冒险家的赤裸裸的侵略者身份,又系私家笔记或秘密报告,无须出于

种种目的巧加修饰,所以这些观感对于我们从另一种角度了解与体会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应该有其独特的参考意义。

《拳乱笔记》的母体是瓦德西所著三卷本《瓦德西回忆录》中关于他任八国联军统帅期间之活动的部分,该书于1923至1925年陆续出版,1924年又有英文节译本《*A Field-marshal's Memoirs*》出版,不久就由王光祈加以摘译,题名《瓦德西拳乱笔记》,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28年印行。译者在按语附注中,亦偶有译自瓦德西后来的日记或报告的内容。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曾辑入该书大部分章节,而于其中瓦德西游历日本的记载则完全删略。其实,这一部分的内容,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联军侵华期间不可克服之矛盾的继续与深化的写照,又为日、俄两国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权益和势力范围而诉诸决战张本,对于全面认识义和团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意义,还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为此,我们仍据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的印本,改为简体横排,不加删节。在重印过程中,除将该印本不甚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体例、版式略加修正,并纠正了少数明显的讹字外,还根据内容插配了若干历史照片。不妥之处,热忱希望专家和读者们指出,以利订正改进。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1900年*

8月初间，与吾马利亚滞居于 Neverstorff。7日方欲由彼处前往 Berches gaden，忽奉皇上电旨，任余为东亚高级军事司令 Oberbefehls haber，并谕立刻前赴 Wilhelms höhe 谒见。闻命之下，一时惊喜惶恐交集。吾妻之贤慧美德，是日又复充分表露。当其御召初来，恰有如霹雳一声，使伊为之震颤。但一转眼间，伊又神色安定，深信上帝必能始终保佑。倘使吾妻相爱之情，犹有再行增进之可能者，则此短聚之 14 日间，实其时矣。伊尽力设法使余勿过感别离之苦，此种态度直至 Neapel 码头分手之时，伊犹能强自保持也。8日余到 Wilhelms höhe，皇上待余极为优渥，并偕余散步半钟，讨论当时局势。皇上告余，彼自始即欲促成在华列强共同动作。幸而列强方面亦渐渐有此省悟，非共设一位联军总司令，其势难期最大胜利，未几，首得俄皇方面同意，

* 译者按：此段乃瓦氏后来追记者，其中所述系自是年 8 月 7 日奉诏赴华至 8 月 23 日乘船离欧为止。

赞成余为联军总司令。皇上对于此次对俄交涉胜利，似极为得意。并信其他列强，亦将次第赞成。但余不知奥地利、意大利、日本三国之同意，究竟何时可得；是否现刻已经征得，或须待至17日余再到 *Wilhelms höhe* 谒见之时。此外法、美两国方面，至今尚无回电。英国方面则正在接洽之中。以日本或美国担任总司令一职之事，自始即认为万不可能。奥、意两国则以其所负军事责任之少，在华利益之微，不复提出此项要求。只有俄、英两国自信具有担任斯职之资格，但彼此均不愿相让，而且当时亦无人希望英国担任总司令一职，因英国在 *Buren* 战争一役，英军名誉损失不小，故也。若法国方面担任斯职，虽不免英国出来反对，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不过据余所知，法国方面实未尝提出此项要求，如其有之，余信皇上或将承认。至于现在总司令问题之解决，实归功于俄皇之迅速决断。（俄国大臣）*Kuropatkin* 本人虽欲谋得斯职，但英国方面决不承认。现在此间以为北京各公使馆，已与外界完全隔绝。大家多疑大祸业已实现，所有全体外人已为中国“仇教主义”之牺牲。皇上对于此事，曾特别注意讨论，并立誓报复斯仇。皇上每听旁人窃议，“中国政府对于此种过激行为，或终有所畏而不敢出；北京各使馆人员，或尚生存，亦未可知”云云，辄怒形于色，不以为然。皇上以为法、美两国必能赞成德国方面担任总司令一职。皇上又令德国海军亦复归余指挥。此事于余极为有益，但海军大臣心中似不以此举为然。彼以为将来内部必发生许多争执，盖德国陆军与海军同归一个司令调遣者，此次似属于创举，故也。所幸者当时除 *V. Hahnke* 将军外，*Schlieffen* 伯爵，*Sendnn* 及 *Diederichs* 两位海军提督，亦适在 *Wilhelms höhe*，对于司令部组织事宜，得以彼此直接讨论。

余之出发，以愈速愈妙，故决定乘22日由 *Neapel* 开驶之 *Sachsen* 号海轮前往。皇上发谕廷臣，代为预备一切。我们于9

日到柏林准备行装，并到各部（陆军部、海军部，尤其重要者为外交部）接洽一切。11日复往 Hannover，料理房屋，并准备将来如或不能再归之手续。15日再到柏林，召集总司令人员会议。17日正午，复赴 Wilhelms höhe 辞阙。18日晚间，复回柏林。20日早晨到 Anhalter 车站。

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办事情形。当时国务总理适在俄国滞留，对于中国问题，无法向其咨询；而且彼对于此事，似亦毫无兴趣讨论。至于外交大臣 Bülow，则其时正住 Norderney，皇上曾因 Metternich 之传介，与彼常有电报往来，但亦未被征询。所有海陆远征各队之出发，皆仅由皇上一人决断派遣。副大臣 Richthofen 则其时正在假期之内，不问一切。此种现象竟发生于政治问题如此紧急之时，可怪孰甚。当时代摄外交部务者，为 Stuttgart 地方代表 Derenthall 君，待余极为恭谨；但彼到职未久，亦不能多所助余，彼仅能用其职务名义，以与各国公使接洽而已。至于此次最有关系之人，实为余之昔日友人 Holstein，彼自 Henckel 事件之后，已成为余之死敌。彼近得素负干才之枢密顾问 Klemeth 为其助手。余现在毅然决定身入狮穴，与彼相晤。余二人对谈之下，彼此故意装作仿佛前此未曾发生嫌怨一样。彼并出各种文件相示，凡对于余有关系者，均令余阅视。彼此晤谈许久。余因而明了吾国对华政策，除了惩罚华人之外，未有特别目的。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但其本意，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一席之地，至于由此态度所发生之结果如何，则未尝有一明确概念。Holstein 深以吾国此种政策未免过分为忧，彼预料必与列强发生许多纠葛。余亦以彼之意见为然。彼更谓吾国之派遣铁甲舰队，难免刺激英人之心，实属大可不必。

在陆军部与参谋部之间，以及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又复发生权限问题之争执，势将对于全体发生不良影响。因此余第二

次到 Wilhelms höhe 之时，特奏请皇上严旨干涉，皇上即当面许可。在柏林之时，Blin 君曾来谒余，并为余言，船到大沽口起岸之时，若未先行预备驳船，势将发生极大困难。彼之言竟不幸而中。余遂遣彼前往海军部中交涉，但该部以为此种预备，系属于陆军部中之事。陆军大臣曾希望以青岛为大本营，盖彼实不知青岛殊非适宜之地故也。——至少在最近数年之间，尚不适宜。——此事幸余及时察觉，加以干涉。但是余对于陆军部此次之热心赞助，却不能不加以承认。所有关于远征队之编制出发等等手续，皆可令人佩服。虽然其中曾有几点错误，但就大体论来，总算成绩不小。当时陆军大臣正在给假期内，迨到一切主要工作既竣之后，彼始归来。彼之僚属以为彼不在部，于事之进行反为有益，余亦甚以彼等之言为然。Einem 将军对于此次一切预备，实为主要人员。因为完全缺乏海外远征经验，以及不知战地情势等等之故，所以我们对于该部一切预备不到之处，宜加以相当原谅。此次最令人佩服者，实为该部毫不吝嗇，其准备规模之大，颇为余前此意料所不及。因为对于纵队之准备，过于铺张，以致需马甚多，特在澳州、北美两处采购。——余对于炮队之充分准备，则毫无间言。——倘若当初不购马匹，改置日本、上海、广东等处易于购买之普通运输器具，则我们可以俭省数百万金钱，而且步队亦可较早出发。其他联军各国远较我们办理得法。尤其惹人注目者，实为我们之卫生队，其设备过于铺张，常为其他各国所惊讶。在各医生之中，有几位极为高明。至于红十字会派来之医院，人数既众，设备更富，其实未免多事。余之司令部大有人满之患。余虽曾经宣言，不需军事稽查以及军事审判人员，——在远征队中已有此项人员。——但仍然照例派遣前来。反之，余甚需用军事邮便，却又不妥为设备。至于司令部参谋长一职，都中拟以业经出发之旅长 Schwarzhoff 少将充



联军统帅瓦德西

任，余亦甚赞成之。其他参谋人员，余请陆军少将 N. Gayl，以及巴燕、萨格森、费登柏格三联邦之军官各一人，出来担任；又 Marschall, Knigge, Königsmarck, Wachs, Eulenburg 诸人，亦均派在参谋处任事，皆已得当局批准。其余人员则请 Hahnke, Schlieffen 两人自由选派。此次最有益的，为皇上差遣舰长 Usedom 以及余甚喜悦之传令官 V. Boehn 氏，前来佐余。

18 日司令部全体人员奉诏齐赴 Kassel。皇上命余一一带入宫中谒见。见后，皇上乃正式赐余帅笏，并对余发出一种稍嫌过于活泼之演说。不幸此项演说为某家报馆所得，大施其恶意利用之伎俩，在晚间之前，已有消息传到 Wilhelms höhe，据云：北京已由联军占领，该处皇室业已逃走。此项消息初来，当然顿使皇上大为失望，因彼脑中曾深信北京各国公使以及使馆全体人员，早已被杀；而且预计余到中国以后，全体联军前此因疑落雨时节碍难前进者，至是将在余指挥之下，直向北京开行，余将因此获得占领北京之荣誉。此种梦境，现在已成陈迹。北京各国公使仍然生存；所虑落雨时节，今年亦未如期而至；联军之前进，已因日本努力而实现；北京之占领，并未费去巨大的牺牲。但稍为凝思一下，觉得我们在中国方面应做之事，尚有很多。余并力劝柏林当局，将德国远征队之组织特别扩充，亦蒙完全照准。德国军队为余唯一信赖之军队，且为余之基本实力所在，余固早已了然。又余以总司令资格与联军各国周旋，其间必发生许多困难问题，亦为余早已料知。至于北京皇室之逃亡消息，余闻之甚觉可喜。倘使中国皇室在北京方面为联军所虏，则其势毋须劳力，便可议成和约。如是则余到中国之时，必嫌太晚，我们在和议席上或将丧失重要位置。

皇上对于此次远征之役，怀有一种发展我们东亚商业之最大希望。皇上并令余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

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其后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东方面扩充我们占有权利。为达此项目的起见，甚望能够置手烟台之上。皇上似乎曾谕海军提督 Bendemann 按，系当时德国东亚舰队之统帅乘机攻取，其后此事未经实现，皇上颇感不乐。现在皇上当然预计余到中国之后，施行此种攻击计划，而况余手中更有铁甲舰队供其指挥乎。

余此行确未奉到一种指示机宜训令。除了几个问题曾向皇上叩询外，余亦未作颁赐训令之请求。余以为自己寻路做去，当极有趣，并愿此后亦不以问题去烦扰他人。

皇上对于余之个人，在实际上却极关心。彼遣御前侍卫两人，以随余行。并亲谕该侍卫等，对于余之生命安全，须负完全责任，不准一刻离开余侧。皇上曾向侍卫 Nasser 特别嘱咐，假如战争之时，余驰往前线太近，彼须将余立刻止住，紧拉马缰，不使前进。同样，传令官 Boehn 亦奉皇上之谕旨，对于余之勇莽冒险，须力加劝戒。皇上曾下谕 Lloyd 轮船公司，将所有头等官舱，——其时大部分已由他人租定——一齐拨与司令部应用。又谕交通部长预备一驾上等花车，直达 Neapel 埠。此外内廷方面，复送来香槟酒二百瓶，以及余平居最喜之 Punschextrakt 酒五十瓶，以为途中之用，此项美酒居然——何等奇怪——竟自一齐到了北京。

现在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乱事，渐渐注意讨论起来，尤其是在远征队之成立与出发以后。爱国情感，因受设置德国统帅之刺激，日益趋于热烈。在汉堡车站方面，——其时该处得知余驾将到之消息，不过仅仅数点钟，——早已人山人海，向余庆贺。此种欢迎盛会，其后愈来愈多，一直经过 Hannover, Wilhelmshöhe, 柏林诸地，以至于启程之日。皇上自己即尝身先作则，为余大开庆贺之宴。余此次由柏林到 Neapel, 所有德国境内沿途

盛况，颇令人忆及 1870 年。译者按，此系指普法战争之时而言。凡余所到，或仅仅经过之车站，无不聚满群众。其中如 Leipzig（此处更蒙 Treitschke 将军以王命来贺），Reichenbach, Plauen, Regensburg 诸处，来会者往往在数千以上，尤以 München 一处，达于最高沸点。该处侍从武官 Lerchenfeld 伯爵，以王长子之命来贺，此外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一一在场。此次确是一种巨大爱国波涛，经过德国全境，使余受着一种深刻印象。只是可惜一大部分自由党报纸，以及全体社会民主党报纸，用其可鄙行动，竟将此次盛举，弄成酒中灌水，美中不足。吾人在该报纸等之上，只看见责备侮蔑嘲笑之词，其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在皇上。德国在华三万军队现状如何？是否已陷入险境？实无人可以预言。在大沽及天津之战，可谓美满已极，当时反对党之报纸，岂非亦尝对于出征同胞表示热烈同情，而收掩其批评诋毁言论乎？

至于余之个人，对于此种喧哗庆贺之举，极感不乐；现在众望所归，可谓达于极点，只使余有损无益。此种感想余在行将启程之前，屡向各相识者言之。此外余对于各种口头笔下或电中报上，誉余为最能胜此重任之适当人物云云，余但觉其为谄媚之语而已。

在 Kufstein 之时，陆军中尉 Binder 以奥皇 Franz Joseph 之命来贺，彼并与余同车前往 Junsbruck，该处太守及其僚属与将校团等，均在站中迎候。参谋长 Pfeffer 以大公爵 Eugen 将军之命，伴余直至 Ala。8 月 21 日早晨九钟，车到 Verona。该车主要部分，先由彼处直往 Genua，余则偕同 Boehn, Marschall, Yorck, Rogister, Wilberg, Wallmann, 以及其他人员，另向罗马而去。晚间八钟即到。侍从武官 Brussati, 礼官 Corsini, 司令官长，以及德国使馆人员，均在站中迎接，只可惜 Wedel 伯爵不在场。彼之代表为 Castel 伯爵。余乘官车到 Quirinal 旅馆，为意王宾客。22 日早晨

先赴 Pantheon, 置一花圈于 Umberto 王棺之前。然后再谒意王, 叙谈甚久甚深。晚上八钟, 遂到 Neapel, 复得各处领袖之盛大欢迎。余乃与马利亚同赴旅馆, 尚得两点钟之期间, 独自与伊相聚。十一钟左右, 我们同到码头, Sachsen 号即泊是处。但直至中夜之后, 该船始准备完妥。现在遂到难为别离之时。上帝佑我可爱可敬之妻, 并使伊之心继续安稳! 上帝是我之指导者, 他将赠给我们一个为时不要太远之欢愉再会! 余抱着上帝信心, 怀着十分勇气, 浮向海上而去, 回望与我世间唯一无二爱人相别之岸上不已。

8 月 25 日之报告* 时在 Sachsen 船上

余与意王 Viktor Emanuel 陛下, 曾有三刻钟之晤谈。最初谈及中国战事, 意王遂谓: 意国之所以参预斯役者, 实以意国为世界大国之一, 对于此种列强共同行动, 不应自外。即或意国在华并无重大利害关系之可言, 亦不应袖手旁观。彼之遣派军队到华, 为数极小, 盖意国之意只在向着华人表示, 到有该国军队而已。关于意国财政情形, 亦复略为谈及。意王以为此役所需之费, 当在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 Lire 意国币名。谈次, 意王复向余表示, 彼甚希望意国在华军队, 常能团聚一处。余乃答之曰: 余将尽力, 无论如何不使意军担任驿站以及类似驿站之役。余更将使意军常在余之附近驻扎。至于应用战舰一事, 余从当时意王谈话口气之间, 以及后来余与该国外交大臣晤谈之下, 似乎除了大沽方面掩护陆军登岸外, 并无一种确实计划。因此, 余对于

* 译者按: 此类报告皆系瓦氏所上德皇之奏札, 惟原文既称为“报告”二字, 故仍照原文译之以存真相。

此事，便未详细商论。而且深恐意王陷于难于回答之境，所以关于意国海军提督译者按，其时意国海军提督，为 E. Candiani 是否得有训令参加列强海军共同行动之问题，亦复未曾提出。但就余所得印象而论，似乎可以办到，意国海军提督特与德国海军提督接近，或者甚至于意国海军置在余的指挥之下，亦如现在奥皇 Franz Joseph 关于奥匈海军之所为（原注：按照奥国所派随员 Wojcik 队长之报告，该队长现居船上）。

意王对于李鸿章分向各国单独交涉，破坏列强共同行动之谋，亦复甚为明了。意王及其外交大臣，对于此位中国显爵译者按，系指李鸿章而言均甚怀疑，余于两人神色言词中见之。

谈毕，意王复述及最近暗杀事件。译者按，系指意王 Humbert 7月29日被刺之事而言。彼相信尚有秘密谋刺之组织。彼曾向吾皇陛下之警察官厅，给送各种重要消息。

谈后早餐，是为意王即位后之首次宴客。余得享傍坐女王之荣，并觉意王将来必深得贤妻之助。宴中复谈及无政府党人以及类似此种之党徒。余谓缺乏判断力之群众，需要一位具有明白宗旨、坚强意志、努力前行之首领，以为指导。女王闻余此言，似颇首肯。余在此处似乎不能不略为提及，意王 Viktor Emanuel 即位之日虽不久，但大家均觉得，彼尝深思静察，具有比较其父治国更当较为独立行动之决心。

从 Verona 到 Neapel 之途中，各处军事长官均到车站欢迎。在 Florenz 之时，Turin 伯爵亦来迎接。彼等对余，无不热诚庆贺，并极信任余之指挥能力。在罗马勾留之时甚短，且未奉吾皇陛下谕往谒见神圣教皇之旨，是以未曾晋谒教皇。但余在此处不能不附奏一句，即所有沿途欢迎庆贺之中，天主教牧师来参与者，极为众多热烈云。